



【窗下思潮】

吃了不疼撒了疼

□崔广勋

10月31日,世界勤俭日。

在我们沂蒙农村,勤俭不称简朴也不叫节俭,叫“会过”。回顾自己大半个人生,大大小小当过六个单位和部门的负责人。由于土里刨食的苦日子造就的传统抑或习惯,日常经营管理,都是把公家的日子当私家的算计着过。虽谈不上口语讲的“抠门”或书面写的“吝啬”,但往往会被人以“小气”论处,换言之,就是“不大方”。至于是否被冠之格局不大、视野不宽、站位不高,就不得而知了。

在对外接待就餐时,自己一般都以“不会点菜”而推脱。推辞不掉偶尔点一次,但看看动辄几十元一个的菜单,往往心疼得“咬牙”,于是点的没有“硬菜”,大都上不了台面。其实,谁都清楚,点菜无所谓会不会点,只要荤素搭配,捡贵的点,点的菜一般都好吃。

无论公场私场,偶尔菜上多了吃不了,都要打包——尽管在有些人看来不大体面。因为从小奶奶就灌输我一句话:“东西都是汗珠子掉下来摔八瓣换来的,吃了不疼撒了疼,糟蹋了‘伤天雷’”——大概也许是伤天理、挨雷劈的意思。

如今生活富裕了,父母依然保持“会过”的品格,自食其力,粗茶淡饭,省吃俭用。吃饭时不小心食物掉在地上,凡是成块能够捡起来的,都要用水冲冲放到嘴里,且自嘲地说:“不干不净,吃了不得症。”

大半辈子努力,也算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无虞的日子,但我家吃饭从不讲究四碟八碗,保持着吃多少、做多少的习惯;即使偶然剩了饭,冰箱里一放,下顿照样热着吃,丢了觉得可惜了。至于剩饭剩菜里细菌、亚硝酸盐究竟对身体有多大影响,没有太过考究。

生在乡村、长在田野的人,不论后来成为白领、高官还是大款,都不可能轻易浪费食物的,除非“面子”、虚荣心作祟或心理变异。因为那食物极度匮乏、穷困潦倒岁月留下的烙印,永远不会磨灭、消失……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沂蒙乡下的主食,是糊涂(稀饭)、煎饼(干粮)。糊涂是少许玉米面掺和地瓜干面,放上地瓜做的俗称“地瓜糊涂”。做地瓜糊涂时,怕地瓜皮浪费可惜了,是舍不得去掉皮下锅的。每当吃到地瓜皮时,我们兄妹都眉头皱着不想下咽。父亲见状,都要没好气地吼上一句:“吃了皮也药不死你!”吓得我们只好眼一眯、脖一缩,把地瓜皮强咽下去。

煎饼同样是地瓜干掺和少许玉米或高粱做的,渣渣乎乎、苦涩难咽。当时,孩子们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就是能天天吃上麦煎饼。每年新麦子下来,家家户户要烙一次纯麦煎饼用于晒酱。家境好点的孩子,只

有这时才能吃上一顿纯麦煎饼“过瘾”。记得有一年我抓住“机遇”,狼吞虎咽接连吃了四五个麦煎饼,上半夜胃里发撑发胀难受得直打滚,下半夜又翻江倒海上吐下泻,气得父亲没心疼我不舒服,而是一个劲抱怨那几张麦煎饼吐出来白费了。

不怕您见笑,类似“没出息”的事还有许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那里大米是稀罕物。哪家偶尔倒换几斤,是不舍得做大米干饭或大米稀饭的,主要用来烧“米茶”,即不做糊涂时,在锅里放上两把大米(用来改水味),米熟后喝着米茶吃煎饼。一天晚饭,为了能多吃到点米粒,我连喝四大碗米茶,十一二岁的我夜里竟尿了床。气得与我在场院“通腿儿”的远房大哥,一脚把我踹到床上。那狼狽相,如果当时有视频,肯定能成为热搜头条。

每年收了花生后,每户都要带壳留下二三十斤放在笼子里藏于墙旮旯做种子。“不怕搂着,就怕瞅着”。一年冬天,我和弟弟发现了藏匿花生之处。每天放学后,一见没人就偷偷摸摸将手伸到笼子里抓两把,寻个没人的地方吃,且避开对方,各自行事,心照不宣。第二年开春种花生时,父母见笼子空空如也,起初以为被老鼠盗了。仔细一看没有老鼠的痕迹,细一琢磨才明白我和弟弟就是“老鼠”,气得吹胡子瞪眼自不必说,后来借了五六家才把花生种凑齐……

其实,这也见怪不怪,在那个食品短缺年代度过童年的人,没发生过几桩这类的糗事是不正常的。相信看过电视剧《父母爱情》的人,一定会为几个孩子半夜起来偷吃桃酥的画面忍俊不禁。一个守备区司令的孩子尚且如此窘迫,我们农家子弟的境遇可想而知。

近日看到一则数据令我触目惊心、唏嘘不已: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总量达到3500万吨,可以供养一个3.5亿人口的国家一年。而诸如小学生因味道不合口将所有午餐倒进垃圾桶等浪费粮食的负面新闻,也不断见诸媒体。在食堂、饭店等场所,浪费食物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司空见惯。

“世界勤俭日”,是对勤俭的呼唤;“世界粮食日”,是对节约的倡议;“光盘行动”是对珍惜的引导。物质充裕不是浪费的托辞和借口,节约粮食也与贫富无关。它是一种素养和美德,是一种操守和品行,是对劳动和付出的尊重。“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明末朱柏庐的这句话,不仅应该镌刻于每个人的脑际,更应落实到每个人的行动,与文明握手,与陋习告别——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乡间俗语往往富含哲理。我奶奶的那句“名言”——“吃了不疼撒了疼”,也值得深深体味……

词选(六)

□蒿峰

临江仙·戊戌五月至黄河入海口

万里长河终入海,波平浪静天青。回头百险已心宁。三关无绝道,九曲听涛声。

四十余年身似寄,心随逝水飘萍。闲登小塔看新晴。荻芦天际白,蓑笠一舟横。

鹧鸪天·商河鼓子秧歌

金鼓铿锵卷地雷,气凌五岳撼心扉。二龙出水楚王阵,十面兵围汉将旗。

民尚武,遍青齐,舞风剽悍见威仪。古来山左多豪俊,一展男儿壮美姿。

青玉案·终别

烟波风雨看前路。但挥手、从兹去。三十年华如箭度。青灯黄卷,艰难多故。今且游何处。

跳红飞紫西园暮。恨笔难题别离句。荒榭徘徊愁几许。五年残苑,一池落絮。别泪飞如雨。

【书里书外】

被误读和被忽略的人

□钟倩

很多时候,月光很近,但月亮很远。比如,女词人叶嘉莹女士,以她与诗词相伴一生为原型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上映,影片中形容她为“意暖神寒”;比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张炜在《斑斓志》一书中以“斑斓”二字概括他的深邃复杂,这俨然是诗人与诗人的生命和鸣。

“意暖神寒”与“斑斓”,都迤邐出高远而绵长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说到底就是一位诗人是如何度过苦难的。叶先生不必多说,纪录片中就能直观体现,苏东坡离开我们914年了,如何去走近他继而读懂他呢?

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女儿在《父亲》中写道,“我们觉得托尔斯泰质朴无华,可是在这质朴无华之中他又异常复杂;我们觉得他很坚强,可是他又柔软如蜡。他像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一样性情暴躁、严峻,同时他又慈祥、宽厚。他高傲,自尊心很强,但是他又十分顺良,甚至自我谴责,自我贬抑。但是像根红线一样贯穿他一生的主要品德却是博爱,崇高的爱,对自然、人类和动物的爱,以及这种爱所产生的温和与善良。”

苏东坡也是如此,他不是扁平人物,而是立体人物。他上任后亲力亲为,施粥赈灾,兴修水利,考察水情时甚至隔开一米就插一根竹竿,认真严谨到无以复加;他顽皮起来又像个孩子,和王安石斗智斗勇,与佛印比拼禅机,见刘贡父鼻梁受伤即兴作诗,“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叫人莞尔。他的复杂,他的特异,对应着我们的狭隘和浮浅。他的人设越是高大全,越容易形成强大遮蔽,从而导致诗人本真的流失。以前读苏诗,我习惯性地把他的诗作当成自传,他竹杖芒鞋逍遥游,诗酒交友乐天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似乎无所不能,却独独忽略了诗作之外的杂文,即策论、奏议、诏诰等。相比之下,后者是艰涩的、难懂的、小众的,远远不及诗词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是,后者恰恰蕴藉东坡的心志,最能体现苏东坡缜密的思路 and 家国的情怀。如张炜的鲜活解读,“人们常常将浪漫情怀与缜密理性及务实精神作对立观,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没有理性的枝丫,浪漫的绿叶就难以丛生茂长。我们只看到这棵强壮的巨树庞大丰满的形状,像青烟一样喷薄而上的气势,却忽略了内在的决定力:它有坚强的骨骼,粗壮的身躯,更有深深扎入泥土的根脉。那些游走于地泉和砾石的生命脉管是如此强韧、发达和深刻。”

凡是杰出伟大之人,往往在困境中不自觉地完成一种蜕变。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谪至黄州,他给居所起名“雪堂”,连四壁也绘成漫天雪景,筑屋耕种,锄草浇灌,紧握双拳,满腹胀痛,并给自己起名“东坡居士”,这无疑是一种心灵自证;后来,他的苦难抵达了制高点,流放到蛮夷之地南海,住无居,食无肉,交无友,甚

至随时面临杀身之祸。他早做好了死的准备,“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所要志文,但数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每回读到这里,我几度落泪。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咬紧牙关,又如何放下自尊去接受土著的帮助;我无法想象他怎样煎熬度日,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完成三大著述,指导儿子抄写史书,带着“乌嘴”听当地人讲故事。但是,我能够触摸到他的觉悟时刻——苦难悄然降临时,总会为时间按下“静音键”,为心灵装上“探测器”,使人变得清醒、敏感、多疑,也伴有持续的思悟和忏悔。

对苏东坡而言,他会反思自己的强恨自用,趁笔快意,也会回想仕途不满、群僚黑幕,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幻,都没有浇灭他心底的君臣情结和报国志向,都没有改变一个主动进击者的生命姿态。这正是他的“异”,就像他的自我定位,“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似乎,这块补天巨石,从老家眉山出走的那一刻起,就从上天那里领受到一份神圣使命;经过冶炼,考验,打磨,登上官场的一席之地,但很快又被无情地抛掷到荒野之中,沦为了一块蒙尘的弃石。大起大落的转折,最是折磨人心,最能内耗生命,但凡挺过来的人,毫无例外都是通过内在机制抵达一种平衡状态。譬如,女词人叶嘉莹,先后经历丈夫入狱,女儿女婿车祸,她以诗词为拐杖,于孤立无援中绽放“弱德之美”;文学家木心,当年狱中用受伤的手指在纸板上弹钢琴,并“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对于苏东坡,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效仿陶渊明田园牧歌式生活,脚踩泥土,腰系大瓢,头戴斗笠,迎风沐雨,边劳作边低吟,依旧未曾改变自己的执拗本色——他的执拗里,有大儒的君子之器,有诗人的豪放婉约,有苏氏的家学血统。回到自然,看见人性。张炜剖析认为苦难对苏东坡是一种正面帮助。最终,这块弃石散发出发月亮一般的光芒,成为“无用之用”。相隔几百年,我们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这种光晕的温度,但是那个光源很难找寻到,只能一点一点地去接近,这正是现代人面向古人 and 通往未来的生命功课。

苏东坡自有其过人本领,但也有至暗无助;苏东坡自有其觉悟时刻,但也有隐秘之痛。正因为他的不完美,我们才会不断追索和抬头仰望。其实,怎么理解苏东坡,就是怎么理解另一个自己。发现被误读的苏东坡,亦是看到被遮蔽的自己;找寻被忽略的苏东坡,亦是开掘自己的潜能和心海。可是,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多少呢?我想,并非希冀人人都能追得上诗人的步伐,只希望能在绝望无力时在黑暗中喊出一句“千里共婵娟”,在低谷落魄时依然不忘“小乔初嫁了”,在痛失尊严的时候能够保留最后的坚持,这才是生命本来的样子。